



蓝鼠标丛书

冲击力阅读

马尔马拉的璎朵

颜歌 著

全国新概念大赛一等奖
中国少年作家小说十佳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颜歌 著

马尔马拉的璎朵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尔马拉的罂朵/颜歌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3.1
(蓝鼠标丛书)

ISBN 7-5008-2968-X

I. 马… II. 颜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4456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82075934 (编辑室) 62005038 (传真)

发行热线: (010)62005049 62005042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山东阳谷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版 次: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170 千字

印 张: 8.625

印 数: 1-8000 册

定 价: 17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春天花会开

(自序)

我在电脑前坐了十五分钟，想要找一个合适的词语来形容我自己，喝完最后一口纯净水我非常平静地写道，我是一个媚俗的人。

你可以叫我颜歌。颜色的颜，唱歌的歌。

认识我的人都叫我颜歌，还有别的一些朋友叫我小歌，小歌呀小歌呀，一声声的，非常温暖了我。有时候我会有很多朋友，有时候我又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的。无论如何，我没有做作地生活，我从不假装自己是忧郁的，也不刻意掩饰突如其来的不快乐。去年我十六岁，今年我有一点衰老了，我在一个月内发现了熬夜熬出的两根长长的白头发，后来我把它弄丢了。然后我听到哗啦啦的，我把难过的时光都弄丢了，所以我就非常快乐。我总是会轻易快乐起来，因为我总是觉得快乐是一种美好的姿态。一种可以让自己快乐生活的姿态。我常常对别人说，希望你快乐。我的意思是，有很多人在假装一种莫名其妙的忧郁，没有理





由的忧郁，所以我希望他们快乐。同样的意思也在媚俗这种姿态上面，我发现有很多人在莫名其妙地用各种姿态假装自己的高雅，自己的与众不同。与其这样，我更愿意自己是一个媚俗的人，实际上在开始我也已经说了，我是一个媚俗的人。我希望这样的淳朴的姿态。而并非粉墨登场，或者花枝招展。或者假装一种并不存在的忧郁。当然，你聪明点就会知道，以上种种可以统称为无病呻吟。我听到有人叫我小歌的时候我就这样对他们说了，希望自然而然地生活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接受并只接受那些自然而然的东西，无论是快乐，或者悲伤。

就如同你所看到的那样，有时候我也会陷入莫名其妙的忧郁，那时候我抬头就看到天空的亡灵。他们低头向我凝望。都是一些哀伤的亡灵。所以，我喜欢在有着莫名忧郁的晚上写故事，因为晚上会下很安静的雨。我听着这样的雨在电脑上敲敲打打，看那些人在屏幕上面醉生梦死，然后，在天亮之前睡去，在醒来之前忘记。最终，把我所有的突然的忧郁都全部丢弃。我编的那些故事终于变成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深刻的安慰。我在走路的时候常常仰望天空，苍白的云朵上居住着所有死去的亡灵。他们悲哀地向我凝望，然后，他们问我说，可以把我的故事讲给别人吗。我说，好。我只能说好，并且像流水一样奔走不安地记叙他们的讲述，记叙他们曾经的醉生梦死。这些，天空上的亡灵，他们所有的悲哀孤独快乐彷徨。我只是一个拙劣的转述者，虽然如此，我却爱我的故事。因为我或许是

一个寂寞的小孩。我写那些故事，并且对自己说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我居住的城市有着和死人一样苍白的天空，因此我总是盼望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。因此我总是轻易地提到北方。干燥温暖蔚蓝广袤。有时候，我不知道能够讲述什么，或者说，我不知道能够转述什么，但是那些亡灵凄哀地追随在我的身后，他们如此孤独，他们需要我的转述。我不能拒绝。因为我和他们一样，如此悲哀彷徨，不知所措。就是在那些感染了它们古老的忧郁的时候，幸运的是我总是会很快痊愈。

在早上醒来以后，我就把所有的过世的悲哀或者彷徨弄丢了，我快乐地走出门，看院子里的银杏树长出了新的树叶，我就这样又开始了我的幸福生活。我说过，我从不企图掩饰自己的忧伤，也不企图在快乐的时候假装自己是忧伤的。那些悲哀的情绪就好像流感一样来得快也去得快，因为我是一个追求简单的小孩。因为我喜欢在自己的领土中自然快乐地生活。你已经知道了，我讨厌装模作样，以及各种形式的假模假式。长久以来的经验告诉我，假装悲痛或者杞人忧天都只能老得更快。

如你所知，所有的忧郁来自天空的亡灵，他们低喃地在我们的耳边吟唱他们的哀伤。而同样的如你所知，排解这种莫名的悲伤有着无数的方式。我说过，我或许是一个寂寞的小孩，或许是一个拙劣的转诉者。所以，我安静地在夜里叙述亡灵的故事，这是因为我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，我不善于边走边唱，对世人宣布自己并不高贵的悲伤。



现在我要说说边走边唱的人，我见到他们手舞足蹈地咏叹自己没有不幸的不幸，没有悲伤的悲伤，他们的歌声高入云霄，终于莫名其妙地断掉。就好像一只南来北往的雁，笔直地坠落而死。

你要知道，我就是那个烹雁的猎人。而烹雁的猎人并不只有我一个。

三秒钟之前我发现我在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。两秒钟之前我非常困惑地想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。我是一个怎样的人。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，抑或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。一秒钟以前到现在我终于发现这个问题是我所不能回答的。就如同上个世纪初的相对论一样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人能回答我的这个问题。一个是一百年以前已经死去的我，一个是一百年后还未出生的我。而还有一个，是你所不知道我也不知的那个我。而，我啰嗦着说了这么多，无非就是想让你知道，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答案。我还想告诉你，剖析自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就好像有一个笨蛋曾经推着石头上山，而我想说的是，我正在重蹈这个笨蛋的覆辙。实际上，我就是另一个笨蛋。

去年夏天，我坐了八个小时的长途公共汽车穿过坚硬的横断山脉到中甸去。并不是你所想的那些国画里的山，一点飞鸿，绿水青山。那都是些真正的山，大地的伤口那样裂开的山。贫瘠而枯黄的，虚弱地生长着小小的灌木，太阳从云朵上愤怒地照射，我见到间或的摇摇欲坠的石屋从我眼前一闪而过。后来我看到一个年幼的小女孩，衣衫



褴褛，晒得黝黑，坐在公路边看着开过的汽车非常灿烂地微笑。我想要告诉你，那样的笑容是我们这些城市中的孩子终其一生也无法表达的，那样知足而美丽的笑容，概括了世界上所有比较级与最高级的快乐。那一瞬间，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可耻。在一个贫困山区的小女孩明媚的微笑面前一种深刻的羞耻。回家以后我对每一个陌生或者熟悉的人说，我是一个向往简单快乐生活的人，不矫揉造作，不花枝招展。

不单单是对于他们，我也要提醒你们注意我的谓语，向往。同样的道理也用在前面，我说，我希望自己自然而然地生活，只是一个希望。就好像桃源隐士一样，这个梦想站在山巅高高对我微笑。而我在雪原中，感到自己的渺小。

最后我要说说春天。春天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季节。到了春天，花都会开了。百鸟鸣唱。所以，春暖花开的这个意向我想要写在最后。就好像经历了一切痛苦悲哀之后的和平安定。我想要你记住会有一个这样美丽的春天在上一个冬季以后到来，也想让我自己记住这样温暖的花朵。我死去的姥姥对我说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

我还记得最后她脸上那花朵一般的微笑，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记住这句温暖的话，就像到了春天花朵就会开放一样，一切，都会好起来。



005

目录

春天花会开(自序) / 001	
Bibemus quarry / 001	
From 23:23 to 23:23 / 013	
从夏日末到永远的最后呓语 / 024	
Ashes.1 收到七月的信 / 024	
Ashes.2 严肃的生活和橘子水 / 028	
Ashes.3 石榴花未开 / 032	
Ashes.4 Lin 和他的白咖啡 / 038	
等待月亮升起 / 042	
等蓝色沉入黑暗 / 056	
五月海海 / 069	
星之南 城之北 / 080	
花样年华 / 091	
欢颜·倾城 / 102	
SIDE A 欢颜 / 102	
SIDE B 倾城 / 118	
纪念马尔马拉的璎朵 / 134	
Illusion.1 / 134	
Illusion.2 / 144	
我的十六岁和村上的	
世界尽头 / 155	
桃源归 / 163	
锦瑟 / 184	
东荒 / 205	
飞鸟怅 / 234	
后记 / 254	

Bibemus quarry

每一个走进 Bibemus quarry 的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塞尚的那幅 Bibemus quarry，红色的岩石和绿色的树木，都是非常刺眼的色彩。我第一眼看见的，却是他们的眼睛，黑色或者棕色的眼睛，莫名的神情。我看了很长时间，然后发现每个人的眼睛都不同，至少是在看见那幅 Bibemus quarry 的时候。他们看过那幅画，接着看我，于是我对他们微笑，并且问他们想要什么花。他们回答，每一个人喜欢的花朵也都有所不同。

我出生在五月，所以喜欢的是苜蓿，花语是希望与幸福。我听别人说，五月出生的孩子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，因为五月有着最美丽的太阳。我深信不疑，不论是关于五月孩子的眼睛还是五月的太阳，以及五月之花——苜蓿的花语。我是一个轻易相信的人，因为怀疑是一件费力的事情。我常常发呆，就在 Bibemus quarry 里面对着 Bibemus quarry。我看着这幅画的时候，常常感到昏眩。我看着那些用一种粗犷的笔法抹上去的树木、房屋和土地，以及他们所有的殷红翠绿与金黄的色彩，并且想象着普罗旺斯令人



疯狂的阳光。我深刻地爱着这幅画，虽然它是劣质的仿制品。我常常坐在它的前面，感受着充足的阳光的味道，注视着每一个走进来的人的眼睛，并且度过一个又一个的下午。

在一个刮着风的阴天的下午，沈原推开 Bibemus quarry 的门，买了一盆萱草。那一天是三月十三日，沈原在还有些寒冷的天气里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毛衣，他走进来买走那盆萱草，看 Bibemus quarry 的时间是三十七秒，看我的时间是三秒。于是我一共看了他的眼睛四十秒，我发现他的眼睛是纯黑色的，非常明亮。我想他是一个五月出生的孩子。他推开门两次，门上的铃铛一共响了四声，他走出去，在铃铛的声音停止前消失不见。

那时候店里放的音乐是罗得岛战记的 Another story's song，我所喜欢的女孩唱着我不懂的一曲，但是非常好听。

晚上我梦见了吴伤，吴伤在我的梦中睁大她无辜的眼睛，告诉了我上面的一切，她说，这个人最终会让我离开我一直生存的地方。我微笑以对。假如我真的会离开这个城市，那么，我一定会在我离开它的时候想念起小时候的吴伤，美丽的眼睛，在一望无边的雪地上奔跑，她的上面，是我从来没见过蓝色的天空。我在我的梦里追逐着年幼的吴伤，可是她一次又一次越过我，奔向更加遥远的地方。



我告诉沈原吴伤的预言，他只是微笑，并且对我说，我要一盆萱草。沈原喜欢的衣服是毛衣，喜欢的颜色是深蓝。他的手掌温暖而干燥，在初春里抱着一盆萱草，走出 Bibemus quarry，最后回头看的東西，也是那幅 Bibemus quarry。我问过沈原，关于 Bibemus quarry 的意思，他说不知道，但是他说他很喜欢这幅画。那一天下午他坐在我对面，看我的—本关于塔罗占卜的书，喝着我从云南带回来的玫瑰花茶。背景的音乐也是那首 Another story's song，我喜欢的女孩用她美丽而稚嫩的声音吟唱着 I 完全听不懂的歌曲，但是非常好听，如果在有风的阴天，常常让我轻易落下泪来。

我喜欢罗得岛战记的歌曲，但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，我猜想有着如此美丽纤细歌曲的故事一定容易让人落泪。我曾经计划在一个有风的阴天看这个故事，但是这个故事太漫长了，而有风的阴天一直是那么短。所以我一直没有看。

梦到吴伤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告诉了她，吴伤用她冰凉的手指抚摩我的脸，吴伤说，你很喜欢有风的阴天吗？我说，是。吴伤笑了，虽然那笑容非常奇怪，她说，我也是。长大以后我看见吴伤总是在—间竹屋里，穿着一件白色衣服，窗外有竹叶的哭泣。

吴伤告诉我，关于看到和感到。吴伤说，虽然我的眼睛无法看到这个世界，不过我可以感到她。美丽的天空，





飞翔的鸟，属于洛阳的芬芳，还有那个死在左边松树下雪地里的小女孩，她柔嫩的手，指向遥远的扬州。吴伤告诉我她是洛阳人，她还说感到这个世界是一种奇异的感觉，就像波洛克的画一样，你无法确切地知道那是一件什么东西，但你却可以感到那是一件什么东西。吴伤说，同样，虽然我无法看见你，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你。她这么说着的时候，深黑色的眼睛一动不动，但是却准确地面向我在的地方。

于是我第一次真实地看见吴伤那双其实看不见任何东西的眼睛，那双眼睛是纯黑色的，和沈原的眼睛一样。

我告诉了沈原，有一个女孩的眼睛和你一模一样。沈原说是你吗？然后他看着我的眼睛，回答他自己，不是，你的眼睛有一些碎蓝。他这么看着我的眼睛，直到我的眼睛无法克制地颤动了一下。当我比现在还小一些的时候，曾经为我的眼睛感到苦恼。有一些碎蓝色的眼睛，就像破碎的玻璃球——把彩色的玻璃球弄碎，放到鱼缸里，非常漂亮。曾经的男孩告诉我我眼睛的颜色像剑门关的天空，他还说希望和我一起到阿拉山口去，那是在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信里。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赞美我眼睛的孩子。

收到他信的那天晚上我梦到了吴伤，吴伤用她波澜不动的眼睛看着我，说，你不要哭。我说，我没有哭。吴伤用她冰冷的手抚摩着我干燥的脸颊，并且对我微笑说，我

是看不到的。

在很多时候，感到的比看到的还要真实。

沈原问我那个和他有着同样的眼睛的女孩的名字，于是我告诉他叫做吴伤。沈原说可以见她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。沈原是一个好孩子，他常常到我的店里来，坐一个下午，和我讲一些无聊的事情，喝我的玫瑰花茶，绿色的玫瑰花茶，非常漂亮。听的歌曲是那首我所喜欢的女孩子唱的 Another story's song，走的时候买走一盆萱草。

我问沈原他是否曾经尝试感到这个世界，他说没有。我问沈原一直生活在没有边际的黑暗里是什么感觉，他说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想如果我是吴伤，生活在那个地方，感受这个世界，我也许会哭泣。我把吴伤的很多事情都讲给沈原听，吴伤的人，吴伤的眼睛，吴伤冰凉着的手指，吴伤讲句子。沈原微笑着听着，喝着有着蜂蜜味道的玫瑰花茶，最后他告诉我，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样一个女孩子，我会爱上她。

他微笑着，看着墙上的 Bibemus quarry 说着上面的话。我无法说出任何句子。

那天晚上我没有梦到吴伤。

沈原在一家小广告公司做文字策划，不多的工作，于是可以惬意地生活。他来 Bibemus quarry 里看书，学习各种占卜的方法。我告诉沈原，占卜的方法有很多：占梦，占





星，塔罗，易经，八卦，测字，手相，泥占，结绳，以及更多的我并不知道的方法。然后我问他，人为什么总是喜欢去预测未来呢？沈原说或许是因为对自己的不确定。然后他微笑着告诉我他并不想预测未来，他只是想在某一天自己忘记过去的时候去占卜曾经发生的事情。某一天，就是某一天，或许是老得再也走不动的一天，占卜年少时候的恋人是否真正地爱过自己，以及自己是否真正爱过她。我微笑。

这个时候我想到吴伤，她的那一双看不见任何东西的眸子，其实可以看穿任何东西。吴伤预测的未来从来没有出过差错，因为她是感到的，而我们，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占卜，都只是看到的。

于是我对沈原说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永远不会被自己的心欺骗，就是吴伤。沈原看着那幅 Bibemus quarry，轻轻地说，但愿。然后他转过头来，对我露出一个温暖而迷人的笑脸。

晚上我梦到了吴伤，在梦中吴伤告诉我，今天沈原看 Bibemus quarry 的时间是三秒，看我的时间是三十七秒。吴伤轻轻地微笑。她说，沈原是一个温暖的男人。我也笑，可惜，我说。吴伤问我为什么。我告诉她，沈原已经老去了。吴伤笑了，说，看着洛阳一直没有改变的天空，我感到我也老去了——我已经老了。于是我问吴伤，你住在这里多久了？吴伤没有看我，她对着窗户外边的竹林并且呢

喃，很久了，已经很久了。风突然变大了，吹起吴伤的衣裙。就在那一刹那，我看着吴伤，感到她就要离开，她住在这里已经太久太久，所以她就要离开了，离开这里，到另一个我并不知道的地方去。

沈原告诉我，女孩子哭泣的三种原因，一是悲伤，二是快乐，三是无聊。我笑。然后他也笑。他穿的是一件灰蓝的短袖 T-Shirt，已经快是五月了。他来到 Bibemus quarry，并不是为了买萱草——已经不是萱草的季节了。他看 Bibemus quarry 的时间是三秒，看我的时间是三十七秒，于是我有四十秒的时间看他的眼睛，他有一双纯黑的眼睛，和吴伤的一模一样。

沈原用他低沉的声音对我说话，并且和我谈论吴伤，我们说到很多吴伤的事情。最后沈原会说，我想见见她。我只能沉默以对。然后他会看我的眼睛，但是他从没有说过我的眼睛像天空，没有，一次也没有。他总是注视我眼睛里面那些蓝色的碎片，同时眯着自己的眼睛，好像那些碎片已经刺痛了他。

我说过，那个赞美过我眼睛的男孩子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他再也不会回来。而沈原，他是一个男人了，他已经老去了，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很不同。曾经的男孩对我说，他要去流浪，从楼兰，到阿拉山口。而沈原看着各种占卜的书，为了只是在完全老去的时候可以记忆起那些被自己遗忘的东西。



吴伤说，沈原是一个温暖的男人，她还说，她也已经老去了。可是我愿意自己永远都是个孩子，永远都不想长大。

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并不喜欢塞尚。我爱的人是那个热烈直接的梵高，他把向日葵画成太阳的样子，他总是让星星燃烧。塞尚是一个大人了，他画过很多次的浴女，背影居多。他画他的太太，那个女人冷静地抿着她的嘴唇，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。塞尚的老师是毕沙罗，我是喜欢毕沙罗的，在我的大学时代，毕沙罗的白杨树，毕沙罗的女人们，有一种尘埃落定以后的悲凉在里面，即使是一个很老很老的女人，我也可以从她的皱纹里，看出来她少女时代的娇嫩。但是当我长到现在，希望自己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却非常喜欢塞尚，有时候看着塞尚的 Bibemus quarry，我就会想，他是一个和我一样的孩子，当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的时候，还想成为孩子，然后原谅他所有我不喜欢的东西，就是这样，当你爱上一个人，你就会原谅他的一切。

我想当我成为一个老人的时候，喜欢的人或许会是波洛克，或许会是鲁本斯。波洛克让线条自己流下来，变成他们自己最喜欢的样子，非常漂亮。鲁本斯却让所有的线条都变得和火一样燃烧着，女人金色的肉体，那样燃烧，还有堕落天使们的翅膀，毁灭一切的翅膀，失去的鲜嫩的色彩，灰暗的色彩。我就是这样想象自己成为一个老人的

